

八達峯

北京市延庆县二建公司报告文学专集



△ 县文化馆 李自星

全 鳞
优 次
工 榔
程 山
馨 丘
京 廉
华 厦

丁卯槐月李自星

▷ 白河管理处 张振泉

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

振泉

艱苦奮鬥不甘落後
開拓進取並勇向上

韓延平精神
長江


群众文化干部简介

孙 钊



孙钊同志,一九五七年参加教育工作,一九五八年调县文化馆做辅导文学创作工作,一九六六年任文化馆馆长。现任党支部书记北京市群文学协会会员。

近三十年来,编辑文学刊物30余期,辅导群众业余作者几百名,其中培养骨干队伍六十余名。并从事过图书、戏剧、曲艺、美术等方面服务和辅导工作。

为提高辅导能力,进行了各种文体的文学创作。除在县刊选登外,曾在省市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20余篇,办刊论文1篇,书法作品4幅。

说唱曲艺20余年,自编自演曲艺段子几十篇,并曾在县、市电台播放过4篇;省市级报刊发表曲艺6篇。

从六十年代以来,曾多次被评为文化系统和县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一九六〇年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出席“北京市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孟 广 臣



孟广臣同志,一九五〇年参加教育工作,一九七一年调县文化馆担任文学组组长。是北京市文联理事、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民间文学丛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故事学会会员、北京市群文学协会会员。

五十年代末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曾在全国省市级报刊发表诗歌100余首,小说、散文30余篇,民间故事、曲艺多篇。编写《八达岭景物故事》一书。小小说《换种》曾获“北京日报郊区版”一等奖。

调文化馆后,做了大量辅导群众文学创作工作,培养几百名业余作者,组织搜集了一百余万字的民间文学,编辑文学刊物近80期,并在全国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过辅导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

孟广臣同志,曾出席过1965年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和全国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曾当选任本县第七、八届人民代表。

刘 钟



刘钟同志,一九五三年参加文化工作。一九六六年任怀来县文化馆副馆长,一九八二年调任延庆县文化馆副馆长。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会员。

三十余年来,从事辅导群众文化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培养音乐、舞蹈、戏剧、故事员等文艺骨干一千余名。其中有的骨干输送到地区级文艺专业单位工作。他辅导的农村俱乐部曾被评为全国省地县先进单位;辅导的戏剧、舞蹈等文艺节目,参加省市地级会演,并获奖。他自己的摄影作品参加了北京市郊区县联展;辅导群众工文化作论文,在市群文学会上宣读。曾参加过地区文化会,三十五大庆游行获得荣誉证书。

刘钟同志,身体不好,仍能积极深入到基层做辅导群众文化工作,亲自办舞蹈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在群众文化工作战线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延庆石雕工艺美术厂

我厂为适应四化建设需要，为进一步开放搞活经济，开发延庆石材资源，发展传统石雕、石料加工工艺；为建筑、旅游、环保、市政、文教系统各界竭诚服务；现备有大量花岗岩、汉白玉、大理石、青白石等原石材现货；您可大批量规格订购，也可单项予购；本厂可承担仿古建筑，现代建筑粗细加工浮雕、立体雕、特雕工艺品及民用、公用墓碑、碑文书写、篆刻、传统石作埋头、台基、须弥座、月台、龙头滴水、阶条土衬、地板石、柱顶、踏跺石桌、垂带、砚窝、海墁、石门、门鼓、御路、勾栏(栏板、望柱)、绣墩、石券、龙蝠碑，还可承接整座石桥石牌楼建造，改建、翻修、归安工程。本厂工艺办托运，负责安装。望各界

联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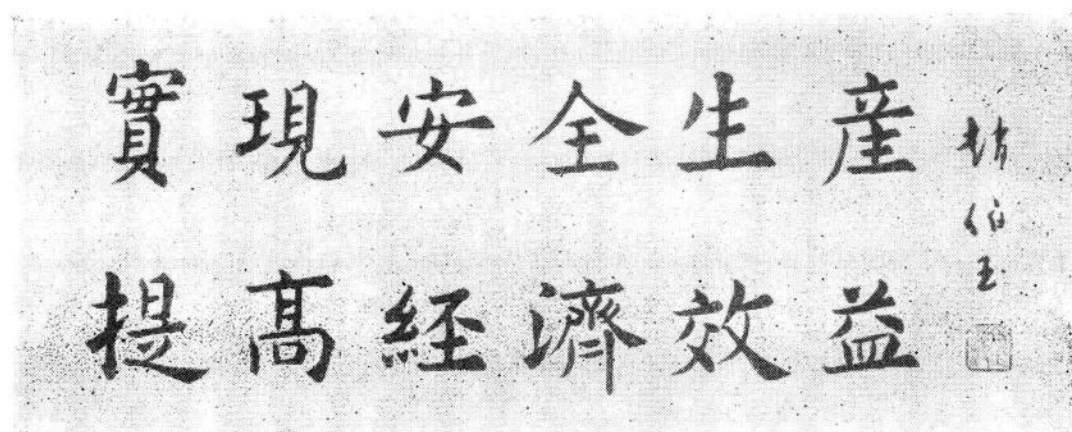
联系人

联系电

帐号：8902008



延庆县医院病房楼 李杰鹏 摄



县文化馆 赵伯玉



目 录

八 达 岭

安得广厦千万间.....	连 禾 (1)
于心上崛起一群广厦巍巍峨峨.....	华 夏 (6)
高塔下的指挥官.....	聂德荣 (13)
哦, 脚印通向远方.....	韩玉成、张玉青 (17)
足迹.....	张和平 (21)
生命的光点.....	赤 宇 (25)
厚土的娇子.....	吴小化 (28)
他偿还的不仅仅是债务.....	翟云、辛来生 (32)
十三根弦上的变奏.....	谢久忠 (36)
更上一层楼.....	李建国 (40)
脚手架上的呼唤.....	孙 钊 (43)
一个助理工程师的自述.....	池尚明 (46)
路, 在他脚下延伸.....	赵盈廷 (48)
扬帆破浪, 驶向壮阔的海洋.....	马维德 (50)
振兴延庆一支生力军.....	孟广臣 (53)

塔吊 (诗歌)	王自明 (35)
脚印 (诗歌)	王书林 (39)
建筑工人的妻子 (诗歌)	刘利华 (56)
写在脚手架上的诗传单 (散文诗)	石中元 (56)
忘不了 (诗歌)	刘利华 (56)

责任编辑:

孟广臣 姚二林

内部交换

编辑: 延庆县文化馆

八达岭编辑部

出版日期:

一九八七年十月

封面.....	林一力
封二.....	李自星、张振泉
封三.....	李杰鹏、赵伯玉
封四.....	李杰鹏
本期插图、尾花.....	白思厚

安得廣廈千萬間

连 禾

茅屋诗圣

今居何处

只有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名句

还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蓬勃生长

——作者题诗

(一) 幼稚而深远的思索：吴廷森其人。板泉之野。土坯房与石板房。巍巍长城。石窟之谜。……——我的位置在哪里？

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一见如故。八面玲珑。……在人们心目中，时下企业家的形象，大多如此，理应如此。

吴廷森，却没有这样的风度气质。他白白净净，少言寡语，文质彬彬，颇似一介书生。然而，他又的确是个小小的企业家——一个

具有相对独立经济实体法人地位、有着五百人队伍的乡办“三级企业”建筑公司经理。

酷似书生，不是书生。吴廷森那张动乱年代混来的初中毕业证，如今已不被社会承认了。但令人吃惊的是，他还知道杜甫，知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甚至，还仔细玩味过那首名诗的真谛。他心里为杜老夫子鸣不平——那样一个大学问家，还住破茅屋，实在不合情理。他觉得诗人说得颇有道理——是应该多盖些房舍，给那些“寒士”们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但他认为诗人也欠公允——心里只想着贫穷的知识分子（难为他竟会把“寒士”准确地译成“贫穷的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呢？他们就该永远蜷缩在茅屋里吗？……

大概，诗圣的这篇名诗，便是吴廷森终于走上建筑行业的契机吧？一定是的。

吴廷森出生于塞外延庆县张山营乡的下阪泉村。那地方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风光秀美。载入史籍的“阪泉之野”即是此处。相传，远古的黄帝和炎帝曾为争夺这块宝地刀兵相见，几经鏖战。吴廷森相信，阪泉居民是炎黄的嫡传子孙。他为此骄傲。

按说，历史悠久、地肥水美之地，理应青砖瓦舍，人寿年丰。其实不然。1978年前的下阪泉村，大多数人还住毛草土坯房。他忘不了，那时，每逢阴雨连绵，耳中除了偶尔几声闷雷，便是墙倒屋塌，哭喊连天。他更忘不了，为谋生，他在北京矿务局大石煤矿当民工时借住过的一间石板民房：低矮，狭窄，阴暗，潮湿……七八个人挤在一起，连气都喘不过来。

如果有几间豁亮的砖瓦房？

如果有个宽敞的四合院？

如果有一幢二层小楼？

……

思索，无穷无尽的思索啊！

但那时，吴廷森还只能蛰居于破土坯房内，还只能在梦里享受居住高房大屋的欢乐。

吴廷森好思索，也好动。

站在自家门前，便可眺望相距不远的万里长城。他还特地跑到八达岭去观光一番。那悬崖绝壁上垒石砌砖的工艺，逶迤连绵雄浑磅礴的气容，令他激动不已。巍巍长城是炎黄子孙建造的，中国人了不起啊！吴廷森稚嫩的心发出深邃的慨叹。他也曾到距离家十余里的洞沟石窟群探险过——陡峭石壁上凿有一排排石洞；里面，卧室、储藏间、锅台、烟道以及石床石凳，应有尽有；而且，凿工精细，墙平角直。这些石洞居室何何时人所造，至今仍是谜。但吴廷森绝对相信，它们决非外星人所为。仰望石窟，他惊讶，他叹服。他觉得自己和遥远的建造长城、石窟的祖先们，心扉相通了。而面对老祖宗的宏伟业绩，他更恨自己的无能。

已过而立之年的吴廷森，都干了些什么

呢？他的履历赫然写着：社员——生产队长——手扶拖拉机手——采煤工（临时）——村党支部书记……

不管什么工作，他都认真干，而且干得不坏。但是，茅屋、土坯房、石板房，长城、石窟……这些“斩不断，理还乱”的思絮，总时时叩击他的心扉：呃，我理想中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二）机会和现实：黄牌。

伯乐。受命于危险之际。

前沿指挥所。……——今

后，主要靠自己了。

1983年，32岁的吴廷森任乡企业公司副经理，和建筑业多少沾上点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个“一号文件”，几千人汗水浇灌，使盛产水果的张山营乡发生了喜人变化。新房多了。果花稠了。庄稼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流出红润的笑。尤其让张山营人自豪的是，他们的“国光”苹果，作为国家优质果品被端上国宴的餐桌。美中不足的是建筑业极不景气。1984年底，这个有着十三年历史的乡建筑队已处于破产边缘——工人，由三百多减到一百挂零；设备，缺东少西；活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亏损，仅帐面上的即达15万元……建行、税务等有关部门，一个个高举黄牌接踵而至。二建公司吴经理只好发出最后通牒：若不马上整顿迅速扭转局面，将取消“三级企业”地位，终止业务联系……。

天无绝人之路。1985年初，县委把城关乡总经理赵安派往张山营乡任党委书记。此人年轻机敏，精明强干，对抓建筑尤为内行。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从整顿建筑队烧起。赵安到建筑队蹲了几天后，便邀请建设银行、二建公司以及建筑队头头，召开了“三家四方”会议。会上，赵书记宣布三条决定：免去原乡建筑公司经理，由吴廷森任经理兼建筑队队长和党支部书记；重新组建队伍，原建筑队工人留去自便；建筑队工作

列入乡党委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检查。同时郑重声明：在关键或困难时刻，乡党委和总公司与建筑队站在一起。

“这个队交给你了。而且，还非干好不行。你表个态吧。”赵安信任地对吴廷森说。

吴廷森瞅了瞅几位领导，缓慢有力地回答：“就这样吧。”

吴廷森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从此，他将属于砖石，属于脚手架，属于未来的高楼大厦。

伯乐慧眼识英雄。赵安是伯乐吗？吴廷森是千里马吗？一时难见分晓。但吴廷森心里明白，虽然拍了胸脯，他决不是千里马。不过，是骡子是马，或竟是一匹快马，只有踟躇再说。

魂牵梦绕，悠悠十年。吴廷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兴奋。他欣喜。他百感交集。他尤其感激那个信任他并给了他机会的党委书记。但在心灵深处，他又惴惴不安，是呀，土木之工决非小事，楼房质量如何，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啊！不管怎样，他还是果敢地披挂上阵了。

有谁能体会新队长吴廷森的苦恼呢？当时的固定资产不足二十万，工人一百出头，有限的几台塔吊、卷扬机、弯曲机、搅拌机，都老得掉牙了。外出联系活路的人，一个个额顶红包回来了；前来要债的，一个个捧着屁股追……

同样受命于危难之际，诸葛亮羽扇纶巾，谈笑自若；而他，却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沉重感压得透不过气。他没有诸葛孔明的韬略才智。

乡党委、乡政府和总公司没有把吴廷森丢到脑后。

1985年6月。赵安和总经理李仲华来到建筑队清河工地。他俩和吴廷森一个锅里吃，一个通铺滚。一间低矮的工棚成了临时指挥所。吴廷森和他的顶头上司一起分析形势，制定规章制度，确定行动方案。整整三

天三夜，叹气，争吵，沉默，开心的笑，香烟的雾……把这个小小的前沿指挥所挤得摇摇晃晃。但他们终于为张山营乡建筑队绘出了未来的蓝图。

能够独立作战，才是真正的指挥员。

今后主要靠自己了。

（三）九百个日日夜夜：

大将风度。看家本事。一

家老小和口粮田。……

——为建造千万间广厦，

豁出去了。

京郊清河镇，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初夏之夜，站在高高的过街天桥上，吴廷森思绪翩翩：土坯房，石板房，拥挤的四合院，屋檐下的苫布小棚……一个大特写镜头从眼前闪过。

一个濒临破产的农村建筑队，就要挺进京都，去为城市人民建造款式各异的办公楼、宿舍楼，去和成千上万的建筑队展开竞争。这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的吴廷森，谈何容易！但只要精神解放，人是可以超越自己的。何况，又赶上改革的黄金时代。

新官上任，吴廷森也效法汉高祖，来了个《约法三章》。一曰同心协力，二曰严格管理，三曰奖罚分明。鉴于“大锅饭”的弊端，他把建筑队分为四个分队，实行部分指标承包，分队长负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嘿，真厉害！有人乍舌。

“雷声大，雨点小。”也有人私下预言。

……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吴廷森开始统筹安排，行使职权，并且接连果断地处理了三件事。

其一，某副队长自恃绝技在身，又有包括亲属在内的一把人，提出离队。吴廷森一个字：“行！”那副队长万没料到，他走了，而他的亲属和小兄弟却都留下来。“愿走随时可走，愿回随时接收。”在全体工人大会

上，吴廷森重申乡党委的决定。

其二，某青年工人利用工作之便，盗窃了一组暖气片，准备偷带回家。事情被吴廷森知道了，立刻召开全体大会，当即宣布：“罚款200元，开除离队。”

其三，三分队队长芦德存，按承包合同，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吴廷森二话不说，按着规定如数发给奖金960元。

象一股无形的核威慑力量，工人们被吴廷森的决断“震”住了，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他还真有点大将风度。

吴廷森还有一套看家本事——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懂得也善于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里。别忘了，他当过八年村党支部书记。他要对付匠人们的嫉妒心理。他要破除“同行是冤家”的陋习。他要真心帮助遇上困难的工人。他要耐心去解开工人中相互结下的各种各样的疙瘩。他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今年六月，县铝箔厂工地急需电焊机。为不误第二天施工，夜里十一点，他顶着星星，驱车去清河工地，连夜赶了回来。（他有驾驶执照）他也能虚心征求并认真听取工人人们的合理化建议。有一段时间，由于活源不足，工人吴旭提出，谁找到活，可以根据工程造价给予1%的奖励。他觉得可行，就照办了。吴廷森关心干部工人，干部工人也支持他、服从他。去年年底，由四分队施工的东单华夏工艺品商店工程，技术力量不足，任务又急迫。吴廷森决定从二分队抽调技术尖子孙殿坤，去四分队当施工员；二分队长和小孙高兴地答应了。人与人之间，理解和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吴廷森上有老母，下有儿女，还有个朴实温顺的妻子。可他很缺少享受天伦之乐。一年365天，他多数住在外面。对母亲，尽不上孝道；对儿女，没时间教诲；甚至，连和妻子说说心里话的机会都很难得。有一回，吴廷森休假在家，妻子让他去刨白薯，

他竟不知白薯种在哪块地，弄得妻子哭笑不得。看见吴廷森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妻子总安慰他说：“家里事你甭操心了。老人孩子、口粮田、自留地，全交给我吧。”找个这样的好妻子，吴廷森真幸运啊！

工人——工地——楼房……

张山营——延庆——北京……

九百个日日夜夜，吴廷森是怎样渡过来的？他的上司知道，他的工人知道，他的老婆孩子知道。可他自己，却说不清了。他只记得党委书记的一句话：“没有抛家舍业的劲儿，当不了干部。”

是的，为了建筑队，为了造出广厦千万间，他把一切都豁出去了。

（四）胜利者的微笑：初

战告捷。转战京都。“二进宫”。数字的论据。梦。

……——未来。一条光明

而艰难的路。

记不清哪位哲人说过：“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笑也竟大有学问。

性格内向的吴廷森，很少笑；或许，是不到时候吧。

新组建的张山营建筑队，第一个工程便是承建清河毛纺厂的四栋六层宿舍楼。日日夜夜，塔吊在旋转，卷扬机在运行，电焊机在闪光……吴廷森和工人们一脸汗水，一身泥浆。自然，还有苦口婆心的开导，唇枪舌剑的交锋，以及技术的引进，观念的更新……终于，全部工程按时完工，各项指标符合规定标准，创了第一个全优工程，首战告敏，建筑队士气大振；名声，也很快传开了去。许多单位慕名而来，要求他们承包基建项目。吴廷森用他激动得有点颤抖的手，签下下一个又一个承建合同：

园林局八大处宿舍楼；

纺织局制线厂宿舍楼；

永定门火车站京鲁餐厅；

园林局颐和园宿舍楼；

信托公司八里庄宿舍楼；
一商局十里铺宿舍楼；
一商局东单华夏工艺品商店；
.....

从此，张山营乡建筑队，与旧县乡、城关乡等兄弟建筑队，并驾齐驱，转战京都，盖起一栋又一栋造型别致新颖的楼房，创出一个又一个全优工程，为延庆建筑行业争得了声誉。

写到这里，又想起赵安书记讲的“二进宫”的故事。这个“二进宫”，与有犯罪前科再进拘留所或监狱，风马牛不相及。1982年，改建前的张山营建筑队曾承包过一商局沙子口的一项工程。由于延误工期、亏损过大，甲方很有意见，声明再不与张山营建筑队打交道。“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1985年，张山营建造的颐和园宿舍楼打响了。那栋“外砖内磨”的楼房，工期短，质量好，外观漂亮大方。一商局领导参观后，顿改初衷，找到吴廷森，要求他们承建东单华夏工艺品商店工程。这栋楼施工面积1600m²，造价170万元（每m²1000元），主要材料均从深圳定货.....

张山营乡建筑队卷土重来了。

张山营乡建筑队扬眉吐气了。

张山乡建筑队以它突出的成绩跻身于先进建筑队之列。

作为队长，吴廷森的喜悦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许多文艺理论教科书都谈到：数字，是证明论点的主要论据之一。那么，让我们看看吴廷森领导的张山营建筑队1985年1月至1987年6月的几个有关数字吧——

建筑面积和全优工号：一年半内共建楼17栋，总面积62,000m²，其中全优工号8个，面积43,500m²；全优工程面积占总面积70%。

产值：1985年，156.6万元；1986年，376万元，是上年2.3倍；1987年1至6月，

2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73%。

利润：1985年，27.6万元（全部弥补亏损，尚有15万元赤字）

1986年，50.7万元（弥补上年亏损后，尚余35.7万元）

人员：已由100余人增到500余人。

固定资产总额：已由不足20万元增到60余万元。

数字不多，数额不大，增长速度也不惊人；但对于濒于破产的张山营乡建筑队，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一向不苟言笑的吴廷森微笑了。但他真正开怀大笑却是在梦里。那些梦，一个个都是金色的——

他梦见自己的建筑队正向豪华型高层建筑攀登。

他梦见自己的建筑队正乘坐“波音747”走向世界。

他梦见延庆县建筑业的“集团经营”模式正在形成。

他甚至梦见自己的建筑队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地下网状结构建筑”和“海底建筑”进军。

但他更多梦见的却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已建起千万间，不，亿万间新楼。哪些“寒士”和“非寒士”们，正在自家舒适的“广厦”里乐不可支

.....

吴廷森真正开心地笑了。

决不是因为当上了市农村建设总公司的先进工作者，也不是因为被评上延庆县优秀党员和优秀工程队长。他那难得的笑，只因为：他终于从艰难泥泞的路上走过来了。他胜利了。

此刻，吴廷森他在想什么？患难与共的战友吗？年青而有魄力的党委书记吗？把爱化作理解和支持的妻子吗？.....是的，都想。但他想得更多的却是未来。

未来，仍是一条光明而艰难的路。

于心上崛起一群广

厦巍巍峨峨

华 夏

一、有诗意没有楼房的童年苦苦

你们家的土炕低矮冰凉，你娘就是在这样的土炕上经过哭喊经过满头大汗经过阵痛经过用力然后分娩了你精疲力尽，从此你娘落下了那种农村妇女职业性的腰疼。

生你的日子正赶上个连阴天。灰灰的厚厚的云把天压得很低，低到了你们家那三间没有几片瓦的茅草房上，屋顶上长着一蓬蓬愤怒但可怜的草迎风而立呜呜的象是呐喊又象是哭泣，再低下去你们家的房就保不住了就到坍塌那么结局是你根本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还好你们家的茅草房虽然破旧不堪总算挣扎着吃力地站着。

雨水抽打在你们家的房上，象鞭子无情地抽打一个罪人狠狠。

从房顶上往下漏雨，开始是滴滴嗒嗒，接着是淅淅沥沥，后来就变成了哗哗啦啦。你爹心疼你娘，你娘拼命用力哭劈了嗓子，你迟迟地不肯出来你留恋你娘肚里的温暖和舒适你嫌外面冷。你爹手足无措，你爹轻易也不哭，可这次他泪流满面象外面的鬼天气。你爹把脸盆把尿盆把饭盆把你们家所有的坛坛罐罐全找出来，放在漏雨的地方。

雨水打在盆上发出一种断断续续的很有节奏的响声，犹如交响曲犹如战鼓冬冬敲，你就是在这种乐曲声中在这种给人无穷力量

和勇气的鼓声中，一跃来到了这个寒冷凄苦的世界。你睁开眼，你向你爹向全人类报告你终于来了，你用尽全部的力量你哭嚎不止。

雨水打在盆上如音乐如战鼓，可你听不懂；等你懂了，你已长大成人。

或者生你的日子正好是冬天，大雪纷飞好似天女散花，西北风怒吼，这样的天气你出生那个滋味也不怎么好受。

虽然后来你长大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生你的那天究竟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气氛烘托着，你爹知道，你爹那天哭得象个小孩子根本就不象要当爹了的样子，你娘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她的腰疼留下根儿总犯。你娘常常在喂猪的时候用枯瘦的两颗小拳头捶打自己的腰，这你是知道的。你帮你娘捶打后腰时，你开始想象你娘生你时的坏天气还有她咬紧牙床的情景。

你娘躺在炕上呻吟，你爹老是咳嗽，你也终于明白了你们家的没有几片瓦的三间茅草房不能很好地遮风避雨。

童年的你好可怜。你穿的是那件坏了补、补了又坏的你哥哥穿不了的大蓝袄空空荡荡，你穿着它象穿着演戏用的长袍马褂儿。你没进过儿童乐园。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儿童乐园。后来你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干部，你当上了爸爸，你领着你的儿子去

儿童乐园，看着你儿子从滑梯下来又去骑木马又去坐宇宙飞船又去拉大象的长鼻子，你突然热泪盈眶，你想轰轰烈烈手舞足蹈地哭一场，你怕你儿子看见你哭，你努力抑制自己，你的眼圈儿还是红红的犹如石榴。你想起了你的童年酸酸。你的童年的心里倒是有有一个儿童乐园：挖野菜时逮两只蝥蛄或者捉一串蚂蚱肥肥胖胖，骑毛驴掉下来摔个鼻青脸肿你不在乎你骑上掉下来你又骑上你又掉下来你终于征服了这个畜牲。你还有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屋檐下掏家雀儿，把手伸进鸟窝小心翼翼，摸住一个毛乎乎的东西你赶紧抓住，你捉住一只羽毛丰满的大鸟儿或者是一窝没长毛的秃尾巴小鸟也许是几个青青的透明的鸟儿蛋你快乐无穷。

你上了瘾。你上了你们家的三间没有几片瓦的茅草房，你蹑手蹑脚提心吊胆神情专注你象个侦察英雄你巧入敌后，你突然失过重心，你想喊一声“不好”，你还没喊出来，你的右脚已经把你们家的房顶踩了一个大大窟窿，就象踩在了猎人设下的陷阱又象是马失前蹄。你们家的顶棚天长日久，上面深一块浅一块满是雨水淋过的印迹，你们家的顶棚就象那条被你尿过无数遍的床单，你们家的顶棚是用旧报纸糊的，早就被烟熏气打得面目全非，你们家的顶棚摇摇欲坠，呈倒立的磨菇状或倒立的伞状。最可怕的是冬天的夜，西北风呜呜地从窗外刮过，你们家的顶棚噗噗地响好象里面在闹鬼，老鼠成群结队地在顶棚上跑步，踩得顶棚往下掉土。你把头扎进你娘的怀里你说怕，你说顶棚上有鬼，你娘拍打着你的背说顶棚不定哪天得掉下来，你问你娘顶棚掉下来怎么办，你娘说到时候再说。你们家的顶棚危在旦夕。

你把你们家的房顶踩个窟窿这你没想到，你如果想到了这次行动的后果打死你也不会让你走上你们家的没有几片瓦的茅草房，你后悔莫及你悔之晚矣。房顶上的被风吹日晒早已干裂松散的土，犹如瀑布哗啦啦

流泄在你们家的摇摇欲坠的顶棚上，你们家的顶棚尖叫了一声就缓缓地落了下过，带着经年的尘土和耗子粪和两个圆圆玻璃球。

那会儿你爹正在屋里磨镰刀，你爹没有丝毫精神准备，你爹磨得正带劲儿，顶棚尖声叫了一声的时候，你爹想停下手抬头看看，你爹头还没抬起来，你们家的顶棚已把你爹严严地盖在下面，等你爹从顶棚里爬出来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爹一点儿也不象你爹了。你爹从头至脚浑身上下全是顶棚上的陈年老土，只有两排在平时显得焦黄的牙齿这会却出奇的白，白得象玉石熠熠闪光，白得你看着都有点儿不大自然。

你知道你惹了弥天大祸，你知道你在劫难逃你罪该万死你跑不了啦。你哆哆嗦嗦从房上爬下来你说不出一句话，你看着你爹。你爹青筋暴跳，你爹从顶棚下从尘土里一跃而起，你爹双目圆睁赛过孙大圣的火眼金睛，你爹抡起镰刀把儿好比金箍棒，你爹的镰刀把儿打在你的屁股上就象三打白骨精。你连蹦带跳鬼哭狼嚎你窜出家门，你一天一夜不敢回家，你爹插上了你们家的院门严严实实。后来，还是你爹堵的房上的窟窿，你爹一边堵一边骂你是个狗杂种，你爹骂得最凶时恨不得吃了你，你一声不响，你连个大气都不敢出，你给你爹和泥。

你在你们家的低矮冰凉的土炕上一觉醒来，翻了个身，下了地，走出门，你已经十七岁。

你读了几本书，你这才发现你们家的没有几片瓦的茅草房寒酸透顶，目不忍睹，不堪忍受。你也知道了楼房是怎么一回事。

你憧憬楼房。热热烈烈。

你在图画本上画了一幢楼房气气派派，你用新买的蜡笔给它着了一层颜色，它就闪光了。这幢有色的闪光的楼房总往你梦里跑。你梦里的情景真不赖，你住进了这幢你亲手设计建造的楼房里，里面就象迷宫，进去就花了眼就出不来。你领着你媳妇走进，你媳妇

是不是双眼皮儿你还记不清楚，反正是个很不错会笑的女人温温柔柔。后来你爹和你娘也走了过来，你爹已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呼吸有些不畅通呵呵地响，你娘也满面皱纹犹如蛛走网并且在不停地用她的小拳头捶打后腰如捣蒜，你爹和你娘住进你设计并建造的楼房对你赞不绝口说生养你没有白费力气还能托你的福。你们一家子就开始围坐在一起吃一对大蛋糕，那块蛋糕越吃越大根本就吃不完。你媳妇再生孩子可不腰疼了。你们再也不怕刮风下雨了，纷纷扬扬落雪也不在乎。你媳妇生的孩子吃的是你媳妇的奶然后喝牛奶白白胖胖，你媳妇生的孩子常去儿童乐园最喜欢的是荡秋千，你媳妇生的孩子把你没享过的福都享够了真让你嫉妒。……

你记住了这个梦，你至死难忘。你的信心十足你的理想远大你的目标宏伟，你要建造万千楼房巍巍峨峨，你要让曾生在长在茅草房里的人都住进去，女人们再也不腰疼男人们再也不咳嗽生活亮堂堂。

你把那个画着一幢楼房的图画本装进书包，你就走了，走出童年。你就大了。

二、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重 沉沉道远长长

八五年的春天如期来到张山营时，村后的大片大片的苹果树绽开粉红的花蕾如婴儿鲜嫩甜蜜的嘴唇，接着满枝满树园爆开洁白的花朵芬芬芳芳。沉厚浓郁的清香把整个村子熏醉了如在美梦中。燕子啁啾着染一身阳光开始寻觅旧巢，穿梭不停啄着春泥忙忙碌碌。雾气时浓时淡缭绕着海陀山神秘秘，这山顿时就改变了平时那幅僵硬呆板冰凉的面孔，不再傻乎乎的了，显得温柔美丽可爱象刚刚走出浴池的少妇绰约，又象神仙下凡。野外粗粗的悠悠的传来一声吆喝牛的声音。

赵安就是在这样的季节来到延庆县张山营乡任乡党委书记的。张山营乡地肥水美山

秀苹果甜是个好地方，况且又恰逢这样的节气。可是，等着他的那摊子乡政府的工作，并不象这大自然的景色如诗似画沁人心脾，那是一些急待解决的火燎眉毛稍儿的事情。

后来赵安及其他乡领导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都说张山营乡各方面在全县都是落后的，并且一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目不忍睹。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这话并不过分。

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问题纷至沓来他应接不暇，因为他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他只能一步一步地来，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信心十足。

赵安决定先从乡建筑队入手，他对建筑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弄得好，它收益最大，安置人员多，并且是于国家于集体于个人皆有利的事业。他在这方面有出色的管理才能，也有过出色的表现。他曾任过城关乡企业总公司的经理，主抓过这个乡的建筑队，使它名声大振。

那一年，他四十岁。他中等身材略宽，他精明强干躯体里蕴藏着用之不竭的力量蓬蓬勃勃，他思维敏捷才气过人言语机智并且能够以理服人，他脚踏实地任人唯贤从来不会耍两面三刀，他办事认真并且果断他平易近人他是个好领导是个好乡党委书记，别人都对我这么说。

八四年张山营乡建筑队濒临瘫痪如一个个病入膏肓的老太婆又如一盘散沙。建筑队领导班子里的头头们不搞团结搞分裂，互相拆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互相搞小动作互相看不起，没有才干占着茅坑不屙屎，弄得建筑队里的成员人心涣散，朝三暮四，东山看着西山高，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三百人的队伍，没几个月的功夫，只剩下了不足一百八十人，都上哪儿去了？都外出跑单帮了，凄凄惨惨冷冷清清一幅拉倒散伙各奔东西的情景。建筑队要垮台了建筑队要散伙了建筑队要砸锅了建筑队要倒霉背兴吃不了兜着走了，大家议论纷纷惶惶不可终日。那时的

张山营乡建筑队就象一个没有指挥才能的营长把他手下的兵带成了稀松二五眼的队伍，松松垮垮，没有了士气，没有了作战能力，偷偷地开小差倒是个出路一条。当然，有的个别人是富了，腰包里肥得流油滴滴哒哒，却富得不明不白；大多数人却是囊中空空灌满了牢骚气愤和西北风呼呼。那时的张山营乡的建筑队犹如一架破旧不堪的机器，有的地方松懈掉了螺丝，有的地方又锈得转不动，亟需的是一个懂技术的好工人，该紧的地方紧，该上油的地方上油，让它正常地运转起来，并且要运转得更好；该扔掉的东西就要毫不客气毫不吝惜毫不迟疑地扔掉。这需要胆识和魄力。

千万双眼睛盯着新来的乡党委书记赵安，于是他感到了肩上沉沉，他热血沸腾。

赵安是在延庆县城关乡赵庄村出生的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六六年他毕业于延庆中学，回村任党支部书记近十年。七八年他被调到城关乡任水利干事，后来任乡党委组织委员。八三年他被任命为城关乡农工商企业联合总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学历不很高，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工作成绩，都是有口皆碑的。

八五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张山营乡的党委书记，于是开始一段艰难的坎坷的生命的跋涉。

他特别重视乡建筑队。因为他管过建筑队，他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他有着一整套管理措施。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清晰的头脑和实干精神；他深深地懂得建筑事业是一项为乡为国家创利的事业，是一项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的事业崇高伟大无比。

他看准了张山营乡建筑队这架破旧不堪的机器，他要让这架机器发出正常的优美的轰隆声，让它造福于人类。

他对乡建筑队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那段时间他彻夜难眠，他于夜深人静时在办公室里来回不停地走，他找乡里其他管

企业的领导分析讨论，和他在一起研究的次数最多的是乡企业总公司的经理李仲华，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气熏黑了他的脸，他的两眼熬得通红。最后他终于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和其它乡领导的研究，制定出了一系列管理措施：

首先他对张山营乡建筑队的领导班子的人员进行调整。撤换了部分原建筑队的没管理才能的那些钩心斗角不干正事的领导，选派曾在上板泉村担任过十年的出色的党支部书记的吴廷森到乡建筑公司任经理，并且选拔了一批懂技术有事业心的年青人任建筑队的领导。新的领导班子如新鲜的健康的血液注入了乡建筑队这个日渐衰退的肌体，使它虎虎有生气了。吴廷森不负众望，经过一年的努力使乡建筑队的名声日见显赫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都证明了乡党委书记赵安具有非凡的眼力、胆量和真知灼见。吴廷森被任命为建筑公司经理后，一改原来建筑队的那种松散瘫痪的局面。

其次，赵安对乡建筑企业的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原来的张山营乡建筑队是特号的大锅饭，一锅稀汤喂不饱吃饭人的肚皮，饥肠辘辘，大部分人员的肚子里始终有一个赶不走的欢蹦乱跳的饿，怎么会不出现望着碗里想着碗外，怎么会不出现纷纷跑单邦独立为营，怎么会不出现往好的有饭吃的其它建筑队跑的现象？那阵子的乡建筑队的人员少、物资少、财金少，并且所有的权柄都牢牢地握在队里总头头们的手中，还经常出现大头支票。八四年全队亏损额达二十五万元之多，职工的工资三个月开不出来，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打不起精神，有劲使不上有技术用不上有心路也白搭。针对这种陈旧的落后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锅饭的管理体制造成的严重的不景气的现象，乡党委书记赵安对建筑企业的体制进行了大胆的顺应民心顺应党的政策顺应时代要求的改革。八五年七月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成立了张山营

乡建筑公司，下设四个施工队。队长有招聘职工的权力，有经营管理的权利并且把任务承包到各队，超额完成任务的按比例提成。公司由行政领导变为服务型，帮助施工队调配设备，采购材料，组织人员，从第一线撤到第二线。这样做的结果是，队长们有职有权了，工作也干的得心应手了。

其三，是制定并健全乡建筑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原来的张山营乡建筑队无章可循或者是有章不循，工程无计划盲目乱干，材料大撒手纷纷不知去向，浪费严重漏洞百出，大把大把的人民币流走如同河水泛滥光灾。八四年的乡建筑队，在北京信托工地单是一项水泥就浪费二百多吨无人过问，其奈它小的工具、材料的浪费更是不胜枚举。是物资材料上的浪费就让工人气愤又无可奈何，更严重的是人才的浪费尤其令人痛心。有不少懂技术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被重视，于是出现了顶牛独立的现象。赵安和乡企业总公司的领导，还有乡建筑企业的领导，参照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一起研究讨论最后制定出了《张山营乡建筑公司管理条例》(草案)。《条例》中详细地规定了机构设置及职责、任务及核算方法、人员管理及财物管理、设备管理及安全施工等部分。

其四，是打破大锅饭，认真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具体如下：

①在工地，实行利润承包，超额完成任务的按事先制定的百分比提奖；②对班组，实行阶段承包。

这些措施的施行，很快就扭转了张山营乡建筑队这个沉淀着过多的弊病的入不敷出的亏损数字可观的濒临瘫痪的企业的面貌，从而开始了这个建筑队历史上崭新的一章从而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夺目的光彩。这架破旧不堪的机器终于在赵安的直接维修、整顿和操纵下，发出悦耳的轰鸣声正常运转，并且开始为乡为国家为人类造福。

我第一次去找赵安，在张山营乡的乡政

府门外转悠了好几圈儿，才鼓起勇气走进去。那次我们谈的不错，他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印象。我说过两天还找你，他说我很忙你最好是写写别人。那以后不几天，我就开始了我的亲切友好的牙疼。我的牙床鼓起来，并且发展到了腮帮子上，于是我的凹陷的腮帮子一下就肿了，肿得红润美丽如一个熟透了的甜甜蜜桃，我被牙疼折磨得彻夜难眠呲牙咧嘴。生活象黑色的浪头涌向我，我昏头转向垂死挣扎。我没有了丁点儿情绪去写任何人的报告文学，也就很长时间没有找赵安，继续我们的谈话。我的腮帮子越肿越好看，越肿越让人受不了，我就去了县医院。一个吊儿郎当的大夫把一支又长又粗的针头扎进了我的红润美丽的腮帮子，他说你的腮帮子里面有脓并且还是高质量的，我想说谢谢你的夸奖，可我疼的说不出话。后来腮帮子消了，没过几天又接着肿，这次是更高更大更红润美丽了。我知道我的红肿的腮帮子里有脓，我知道脓是一种有害于身体的物质，我也知道这种有害的物质存在一天，我的腮帮子就不会得到一天的平静。我的干瘪的没有血肉的腮帮子从来就没有如此丰满过，我想我是有福了，可不幸的是，我享不了这份福。我怕我腮帮子里的脓越来越多，我怕脓里会下蛆，我怕我的脸全部化脓，我怕我的脑袋变成一个烂西瓜，我的脑袋虽然说不上聪明绝顶，但是还凑乎使。我想我的脑袋用来写一篇报告文学还是有富余的。我于是天天往乡卫生院里跑，大夫也就温柔地不厌其烦地把各种型号的针头扎进我的红润美丽的腮帮子抽脓，可每次都抽不出来，脓已凝固。大夫说开刀吧。我说开吧。我躺在乡卫生院门诊室里的一张躺过各式各样病人的床上，我魂不附体，我第一次被开刀。当狠心的大夫把麻药的针头一点一点地扎进我的腮帮子里时，我疼痛难忍，这麻药一点都不管事儿，我真想呼喊，又不知在这旷旷的世界该喊谁才能减轻我的痛苦才能慰藉我的